

[法] 达妮卡·赛莱斯科维奇 合著
玛丽亚娜·勒德雷尔

口笔译概论

孙慧双 译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口 笔 译 概 论

[法] 达妮卡·赛莱斯科维奇 合著
玛丽娅娜·勒德雷尔
孙 慧 双 译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0165798

(京) 新登字 157 号

Danica Seleskovitch—Marianne Lederer
INTERPRÉTER POUR TRADUIRE
据法国 DIDIER ÉRUDITION 1984 年版翻译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得到 DIDIER 出版社
授权在中国出版本书中文译本。

□笔译概论

(法) 达妮卡·赛莱斯科维奇 著
玛丽娅娜·勒德雷尔
孙慧双 译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印刷厂排版
清华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 印张 250 千字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7-5619-0160-7/H·114
定价:5.30 元

译者说明

《口笔译概论》原名为《Interpréter pour Traduire》，1984年由法国迪迪埃出版社出版。

(一)

作者达妮卡·赛莱斯科维奇和玛丽娅娜·勒德雷尔均为巴黎大学教授。

达妮卡·赛莱斯科维奇 1921 年 12 月 6 日生于巴黎，父亲是南斯拉夫人，母亲是法国人。她自幼在德国读完中学后回南斯拉夫，并在南停留至二次大战结束。1946 年—1950 年在巴黎完成大学学业，1950 年—1953 年在美国开始口译生涯，首先是在法驻美使馆，然后在美国国务院任口译员，1953 年返回欧洲大陆，在卢森堡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任随员。1956 年定居巴黎从事口译工作。1958 年—1963 年先后担任国际口译工作者协会司库和执行书记。

达妮卡·赛莱斯科维奇一生中曾多次为法国当代两位伟人，即被誉为《欧洲之父》的欧共体创始人让·莫内和不屈的反法西斯战士戴高乐将军担任口译工作，并在长期口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口译经验。

玛丽娅娜·勒德雷尔就读于巴黎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之后曾经在许多国际组织中长期从事口译工作，作出了辉煌的成就。

两位作者在本书中饶有风趣地介绍了她们在国际译坛碰到的许多问题和聪颖灵活的解决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口笔译概论》可谓是两位国际驰名翻译实践家当年叱咤风云的翻译经验之大

成。

(二)

达妮卡·赛莱斯科维奇 1956 年经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早期译员诺多先生荐举进入巴黎大学着手开展口译教学工作。1957 年应聘在巴黎大学附属高等翻译学校任教。1969 年被任命为巴黎大学教授。曾历任口译系主任、副校长和校长。1990 年 10 月正式退休。勒德雷尔曾任该校副校长,并在赛莱斯科维奇退休之后接替了校长职务。

赛莱斯科维奇和勒德雷尔领导的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的全称为巴黎大学附属口译与笔译高等学校。始建于 1957 年 10 月 3 日,开始时只有两间小屋和简陋的设备。1968 年合并于巴黎大学后才发展成专门为联合国和欧共体等重要国际机构以及各种国际会议培养高级翻译人才的高等翻译学府。

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在西方翻译教学中居于突出地位。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的毕业证书即相当于西方许多翻译机构的职业证书,仅此,便足以证明该校的教学质量和在国际机构中所享有的实际声誉。巴黎高等翻译学校还承担翻译师资培训工作。许多欧洲、美洲以至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翻译课教师均在该校进修或进行业务培训。我国近年来也有多所外语院校派年轻教师前往进修或考查。巴黎高等翻译学校还是西方唯一有权授予翻译博士学位的高等翻译学府。自 1974 年获准创建法国《口笔译科学与技术博士学位》之后,在西方翻译教育界曾引起很大震动,报名学员蜂拥而至。但博士学位考试极为严格,除全面审查书面材料之外,还需经过严格的面试。入学之后更是严格要求,严格考查。据加拿大翻译教授让·德利尔 1986 年统计,巴黎高等翻译学校 1974 年至 1986 年经同意允许报名参加博士预备班的学员共有 197 人。其中 84 人通过博士预备班考试,占总人数的 42.4%;19 人通过论文答辩,仅占学员总

数的 9.6%。目前这 19 位翻译博士大多在西方重要高等学府担任翻译教学工作。

赛莱斯科维奇是这个博士班的创始人,并在担任该校长的繁忙工作中始终亲自主持博士班学位考试和日常教学工作。直至退休,才由现继任为校长的勒德雷尔教授继续主持博士班的课程。

两位作者在本书中详尽阐述了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的指导思想、教学原则、培训方法、教学大纲及授课计划。对于我国翻译教学的改革与提高,对于我国高级口译人员的选拔与培训等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对于有志走向世界译坛的外语学员和年轻译员,又是一部切实可行的自修参考;对于从事口译工作多年和从事翻译教学多年的同志们,也不愧为是一部必备的案头读物和译事参考。从这个意义上讲,《口笔译概论》又可谓是一部翻译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概略和教学经验总结。

(三)

赛莱斯科维奇与勒德雷尔长期从事翻译理论研究工作,是西方著名的翻译理论家。

赛莱斯科维奇的主要作品有《国际会议上的口译人员》(1968);《连续翻译笔录之研究》(1975);《口译,从心理方面似乎接近于笔译:翻译的实践与研究》(1976);《语言 and 认识力》(1978);《翻译理论来自翻译实践》(1980);《同声传译的预测》(1980);《培养国际会议口译人员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1980);《对语言的理解问题》(1981);《笔译和比较语言学》(1982);《笔译和语文的理解问题》(1982)。赛莱斯科维奇的作品曾先后被译成英、德、荷兰、保加利亚等多种文学,先后在美国、英国、南非、瑞士、西德、荷兰、中国、加拿大、保加利亚等许多国家刊印出版,有着广泛的影响,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赛莱斯科维奇还经常参加有关翻译理论的国际会议,仅最近

几年,她先后参加过 1978 年索非亚首届口译理论问题国际会议,1980 年 5 月 21 日至 25 日在多伦多举行的翻译讨论会,1980 年在巴黎举行的翻译讨论会,1982 年 7 月举行的《对比语言学和笔译》学术讨论会等。赛莱斯科维奇在这些国际会议上相当活跃,作过许多水平较高的学术报告,得到了各国学者的广泛赞扬。

勒德雷尔的主要作品有《同声传译》等专著。详细考查和分析了同声传译的各个环节,对同声传译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极为精辟的论述。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两位作者集翻译实践家、翻译教育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在翻译实践与翻译教学的基础上长期从事翻译理论研究工作。并将这一理论研究升华,一举创立了翻译的达意派理论(théorie de sens 或 théorie du sens)。达意派翻译观念认为,翻译不是建立在信息的语言结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文献内容解释的基础上,因此,翻译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解释性的;换言之,翻译是建立在对意思的领会和再现的基础上,因此,翻译应以达意为唯一宗旨。这样,由赛莱斯科维奇所创建,由勒德雷尔所维护和发展的达意派理论,便与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划清了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专著集两位理论家之大成,实为达意派理论之精髓。

就西方翻译理论而言,大体可分为欧洲的达意派理论和美洲的语言学派理论。美洲有些国家甚至将翻译教学完全置于语言教学范畴,授予翻译的语言学博士学位。

达意派则认为,教授语言和教授翻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这是因为翻译行为是将一种语言中所包含的意思转移到另一种语文中去,而不是将表达该意思的一种语文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翻译的达意派和翻译的语言学派曾经就翻译的理论、实践与教学等方面展开了长期的、广泛的争论,达意派曾对西方最著名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进行了深入细微的分析批判,从而牢固地确立了本学派由词义轴心过度到意思轴心的翻译实践模式。

近年来,由于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人员交往日趋频繁,达意派和语言学派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在欧洲和美洲的学术分布情况也有所改变。据悉,19名翻译博士毕业生中仅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工作的就有3名,可见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对美洲翻译教学的影响。

鉴于赛莱斯科维奇教授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教学活动等方面的巨大成就,法国政府授予她法国一级教育勋章。英国伦敦语言学院授予她伦敦语言学院金质奖章,以表彰她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杰出贡献。

(四)

达意派理论十多年前在我国已早有介绍,特别是1986年12月,赛莱斯科维奇和勒德雷尔前来我国访问,与我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北京、西安等地外语院校进行了广泛接触,受到了我国翻译界和外语院校的热烈欢迎。达意派翻译教学法也逐渐为我国许多院校所采用,成为我国翻译教学的重要参考手段。

至于我本人,自1976年从好友处偶得赛莱斯科维奇的第一部专著 *l'interprète dans les conférences internationales* 便爱不释手,一口气译成中文,定名为《口译技巧》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五万册,竟一抢而空。从此,便与赛莱斯科维奇结下友谊,来往通信,受益匪浅,并从此走上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歌剧翻译理论研究之三位一体的学术道路。随后经赛莱斯科维奇介绍,将加拿大德利尔教授的翻译专著《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法》(*l'Analyse du discours comme méthode de traduction*)和日内瓦老一辈翻译家让·艾赫贝尔的《口译须知》(*Manuel de l'interprète*)译成中文,同样受到外语院校的欢迎。《口译须知》在第一版四万余册售空之后,竟又于1988年再版了两万册。

这部《口笔译概论》1984年刚刚出版,便接到赛莱斯科维奇亲手寄来的样书,甚为喜悦,即刻命笔翻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亦

同意出版。1987年—1988年在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听课时又承蒙两位教授多方赐教，协助从迪迪埃出版社获准翻译版权，因此本应早日完成，但终因多种缘由难于主宰，译稿至今才最后脱手，成为憾事。

多亏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未改初衷，坚持出版，并规定了限期，才使这部作品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我在此仅对两位作者和法中两家出版社一并表示谢意。

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

孙慧双

1991年3月27日

引 言

按旧传统,翻译多用于古典语言的研究,并长期以母语译成外语或以外语译成母语的方式,作为学习语言的手段。因此,翻译便很自然地成为一种比较活动或替换活动。就是说,构成一种语言的每一个成份、每一个书写特点、每一个语言符号、每一个词义单位、每一个语意群、每一个主句或从句,在另一种语言中都应该找到相应的构成成份。这样的学习外国语的活动,这样的各语言间的语言结构的比较和替换活动,被称之为是翻译活动。

各种语言的研究和比较为等值的确立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双语词典和比较语法都属于翻译:从中可以找到词义等值或语法符号的等值。通过比较结果研究语言,还可以揭示语言的潜在语义、揭示某个字或某个句子的切分成分的不同含义。因为尽管是同一个字,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是很可能不一样的。如英文的 *he may not come* 译成法文可以是 *Il n' a pas la permission de venir* (他未获准来),也可以是 *Il se peut qu'il ne vienne pas* (他或许不来)。甚至某些固定词组,也有与上述情况相类似的多义现象。然而,代码转译却只是翻译的一个组成部分,还不是翻译的全部内容。只有文献或陈述中的某些成份、术语或表达法,才能够进行代码转译,而且只有从语言的角度,具体到某一陈述中时,才能保持其含义不变。这些术语有永恒的等值:例如数字在表示数量的多少时,英文的 *five* (五)便等于法文的 *Cinq* (五);又如专有名词,英文的 *London* (伦敦)等于法文的 *Londres* (伦敦)。技术词汇也有类似的等值现象。

作为代码转译的因素虽然犹如汪洋大海,泛不胜数,但在代码转译时,又必须是这沧海中之一粟,准确无误。为了重新明确表达

由这些可能转换的因素构成的文献的内容,就必须借助非语言知识来加以解释。与可作为代码转换的技术术语的数量相比较,某一语言集团所共有的词汇资源就显得过于贫乏。在搜集近百万个词条的各种大百科全书和术语资料库中,约只有一万条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在谈论同一主题时所共同使用的术语。在各种陈述或文献的论证中,常见术语远比专门技术术语要多许多倍。即便是在专业性很强的讨论过程中,也只有几十个专门术语需要代码转译,而文献的绝大部分,论证的绝大部分,以及文献中绝大部分想法与事实,仍须靠理解性的翻译,而不是靠代码转译。或许有人会认为,不了解科技内容的本质,只要了解互译语言的科技术语就可以翻译科技文献。然而,科技翻译对智力方面的要求并不低于在哲学和诗歌方面的翻译,当然,哲学和诗歌方面的翻译需要的是表达的再创造,科技翻译需要的是代码转译的准确。这两者虽然有所不同,却又同样都很重要。

如果不经细心辨别,语际间的等值便不可能正确用于文献或陈述的翻译中去。文献或陈述所包含的想法之所以能够得到表达,主要是依靠非语言知识和作者与读者的共同语言的补充,单纯凭借语言本身,是无法得以表达的。为了得到文献的等值,就必须专心思考陈述内容所包含的想法,而不是单纯就陈述内容本身进行解释性活动。

代码转译,抽象地看,好似对所有语言因素都适用,但具体地看,在文献和陈述的翻译过程中又并非如此。译文若采用单纯的语言等值,就会引起读者的反感和厌恶。借助于对文献的理解进行翻译与借助于语言知识进行翻译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其译文的可靠性也会全然不同。由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组织的学术讨论会的会名,德文标题是《Darf mehrsprachige Kommunikation am Missverständnis über das Wesen der Übersetzung scheitern?》法译文是否就应是《L'échec de la communication est souvent dû à une méprise

sur la nature de la traduction faut-il s'y résigner?》呢?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法文的 *Se résigner* 和德文的 *dürfen* 并非等值。德文中的 *mehrsprachig* (多种语言)是明示,在法语中 *multilingue* (多语言的)则是暗含的,然而又是明确的。因为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所有报导都要求译成各国文字,因此也应该是符合 *mehrsprachig* (多种语言的)。上述这种法译文的特点是既表达出了报导人员的欲说之言,又符合译入语的逻辑。这两条基本因素有别于单纯的语言代码转译。这种译法与下面我们将要谈到的译法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因为下面我们将要谈到的译法虽然从语言等值的角度来看大体还可以,但总的看来却是杂乱无章的。

当然,某些平庸的笔译文章并非都是无法理解之译作。关心该文内容的读者可以通过反复阅读和思考来搞懂误译或译文中的不明确之处。但作为口译讲话,出现上述情况就很难办。听口译讲话的人不可能总停留在某段讲话上,而必须顺着讲话的思路继续听下去。因此,平庸的笔译使读者难于理解,而平庸的口译则使听众完全无法理解。

或许是由于书面语的研究工作,才使得人们误认为要搞翻译就必须进行语言结构的不同平面的比较,就必须确立这些不同语言结构之间的等值。书面语可以将构成该语言的各个成份分解开来。但口语则不行。在翻译口头讲话时,不可能为了排除语言障碍而破坏讲话的连贯性。书面文献的固有特性使得有可能将生动活泼的文献内容改作为僵化固定的语义性质,并使这些固定的语义性质普遍化为代码转译。而不是将作者所欲讲的话清晰自然地翻译出来。反之,口头讲话则一瞬即逝,留给听众的只不过是某些认识因素,而作为一名优秀口译人员,在连续翻译过程中,便可以根据这些认识因素,将讲话的“内容”很自然地表达出来。

本书作者反复考虑了翻译之所以会出现某些缺点和不足的原因,并在口笔译的广泛实践中得出了必要的结论,其主要问题就在

于如何确立语际等值。因此，本书作者不赞成单纯搞“语言”翻译，也就不足为怪了。本书作者所试图指出的，是优秀口笔人员在进行解释性翻译时之所以能够取成功的各种因素。

通过对口译的观察，使我们有可能就文献翻译和讲话翻译的程序特征作出确切说明。我们在看到有关知识和对原作者的理解能力在翻译中的作用的同时，便设想并试图阐明在一篇讲话的声音感觉和用另一种语言重作发音动作的感觉之间存在着一个非语词的表达阶段。在这个非语词表达阶段中，存在着一个感觉因素和认识因素的即刻综合的过程。

随着录音机和磁带的出现，我们有可能更加深入细微地分析连续翻译和同声传译。我们积累观察经验，对翻译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并使这一研究摆脱了语言对比的单一研究方法。我们在口译过程中观察了各种文献翻译的基础样式和基本形式，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文献是既不含明确信息又不具有作者思考的；也没有哪一篇讲话是未经明确表达和无须予以重视的。

笔译人员和口译人员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传播别人的想法；但在翻译方法方面是截然不同的。这并非是说笔译就必须采用代码转译，口译就必须是采用意思传递。因为即便是最机械的笔译，也会采用某些解释性译法；而那些最自由的口译，也会采用某些代码转译。

巴黎高等翻译学校提出的翻译概念是翻译实践家们在自己翻译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思考而得出的。他们对翻译活动的解释使他们有可能校订他们的教学方法，从而培养出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的口笔译人员。

当今，法兰西语言已日趋失去其世界通用语言的特色。但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的职业翻译家却仍在利用他们长期以来在语言方面的支配能力为翻译的准确性而作出奉献。在今天，捍卫法兰西语言，就意味着要为思想的运载工具提供某种可靠的接力站。而口笔

译工作,则恰好是被看作这种运载思想的工具。

我们在此呈献给读者的,是我们过去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过的学术报告或翻译专论。现搜集成册,成为一部翻译学专著。我们希望这部专著对世界各国日益增多的口笔译翻译学校的学员们能有所帮助,希望对翻译学校教师以及所有关心翻译和关心语言的运用的人们能够有所裨益。

达妮卡·赛莱斯科维奇

玛丽娅娜·勒德雷尔

1983年4月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什么是翻译	1
第一节 代码转译或重新表达(勒德雷尔)	1
第二节 暗示与明言(勒德雷尔)	27
第三节 从经验到概念(赛莱斯科维奇)	64
第四节 口译一篇讲话并非是翻译其语言 (赛莱斯科维奇)	99
第五节 达意理论与翻译机器(赛莱斯科维奇)	112
第六节 谈翻译水平(赛莱斯科维奇)	120
第七节 同声传译(勒德雷尔)	134
第二章 口译教学	162
第一节 口译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赛莱斯科维奇)	162
第二节 口译教学法(赛莱斯科维奇)	176
第三节 同声传译教学法(勒德雷尔)	197
第四节 教授学员如何准备技术题材的口译 (勒德雷尔)	229
第三章 翻译和语言	242
第一节 同声传译——一座语言观察站(勒德雷尔)	242
第二节 通过翻译看语言结构(赛莱斯科维奇)	253
第三节 翻译学——介于注释和语言学之间的一门学科 (赛莱斯科维奇)	261
第四节 预测在理解中的地位(赛莱斯科维奇)	270

第五节	切莫忽视翻译的作用(勒德雷尔).....	281
第六节	通过表达方式理解思想内容 (赛莱斯科维奇).....	289

第一章 什么是翻译

第一节 代码转译或重新表达

—— Nous partons sur la route la semaine prochaine et les clients sont venus voir sur place avant de voir les collections chez eux.

—— C'est une épreuve redoutable que de présenter, tout nu, son enfant au public.

这两个句子是否可翻译呢?如果认为翻译就是代码转译,认为是由一种语言转入到加一种语言,或由一种符号转为另一种符号,那么,回答便是肯定的。然而,这一肯定的回答又只能是一种门外汉的肯定回答。反之,如果认为翻译不仅是把一些符号转换成另一种符号,而是首先要确定这些符号的确切含义,以便在另一种语言中能够找到这些确切含义的等值物,那么,回答便是否定的。因为这两个句子的语意不明确。在翻译这两个句子之前,首先要排除每个字的多义性和每个句子的含混之词。这当然是某些语言学家的某些说法,而翻译人员则认为,“这两个句子是否是可译的呢?”这种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在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这两个句子能够为人理解吗?”之前,这两个句子是否可译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对于翻译人员来说,在语言符号没有构成信息之前是谈不上什么